

经

典

必

读

文

库

老残游记

[清]刘 鹗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典 必 读

I242.4
414

老残游记

[清]刘 鹗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残游记 / (清) 刘鹗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1

ISBN 7-5396-2209-1

I. 老... II. 刘...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0807 号

老残游记

(清)刘 鹗 著

责任编辑:王谦元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插页:1

字数:180,000

印数:6000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209-1

定价: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者的话

本丛书称为《经典必读文库》，释义有三：

一是经典。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不胜枚数，本丛书只取其中公认的经典名著；

二是必读。为陶冶性情，提高素养，广大青少年和一般读者要看的书太多，本丛书只取其中广大青少年和一般读者愿意读又必须读的经典名著；

三是文库。本丛书收入中外经典文学名著。为便于读者收藏，本丛书将与时俱进，采用开放式结构，统一风格，陆续推出，逐渐形成一个品种较全、质量较高的经典文库。

本丛书出版者意在让广大青少年和一般读者能买得起、看得懂；也祈盼广大读者能关心、培育本丛书，让它健康成长，与读者大众一同前进。

安徽文艺出版社

前 言

《老残游记》刊行于晚清时期。按鲁迅的划分,这部小说属清末社会之“谴责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它与《官场现行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并称“四大谴责小说”。

《老残游记》以老残行游为叙事线索,展现了晚清社会上自封疆大吏下至平民百姓、山林隐者的众生相,写出了“土不制水历年成患,风能鼓浪到处可危”的末世景观。

这部小说的突出成就,在于刻画了形形色色的“清官”形象,揭露了他们的虚伪嘴脸和罪恶本质。作者在第十六回“原评”中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作者在书中刻画的“清官”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曰“酷吏”,其二曰“庸官”。“酷吏”如玉贤、刚弼,他们“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玉贤所守曹州府有所谓“路不拾遗”的美誉。小说于这“外面都是好看的”背后,通过于朝栋父子、王姓杂货店店主的儿子、马村集车店掌柜的妹夫等人蒙冤被害的故事,展露了他的劣迹和肮脏灵魂。他以民为盗,滥杀无辜,明知办错了案子也要坚持到底,以掩饰自己的罪孽。到曹州府“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所办的人,大约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其为政,“得失论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刚弼也是个极有个性的酷吏,他在审理齐东村十三条人命案过程中,既主观武断,又滥施淫威,一个复杂的案子被作了是非混乱的判断。其为政,刚愎自用,任性妄为,“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庸官”有庄官保及史钧甫,其中庄官保形象着墨尤其用力。全书由他展开故事情节的正面刻画不多,多用侧笔、曲笔,作者也正是在这隐晦曲折之间揭露了他“仁厚”掩盖下的腐朽。他外表礼贤下士,慈祥恺悌,“有战国四公子之风”,然而实际上听断不明,颠预昏聩。玉贤、刚弼等酷吏均因他的抬举而无所顾忌,他们的劣迹彰显之后,依然得到呵

护。玉贤升任知府之后“治绩”真相已经大白，本可撤销其职位，他却以“将来定当设法，但目下不敢‘出尔反尔’，似非对君父之道”为由，不予处理。黄河水患关系百万百姓安危，他却心中无数，听信只信书不唯实、置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史钧甫的歪主张，废民埝、保守大堤，结果酿成十几万百姓身家性命的遭殃。外在形象和实际结果的尖锐对比，使这一人物的虚伪性、欺骗性得到了生动表现。

这部小说还塑造了老残形象。老残既是小说情节的牵线人，又是小说重点刻画的人物之一。这是一个同情百姓疾苦，希望对封建末世有所“补残”的封建文人。他青年时期，“看天下将来一定大乱”，交结能人，以图日后拯救社会。他以行医为业，行游于封建官吏、平民百姓和山林隐者之间，对社会时事有独到的体察。他向庄官保贡献治黄方略，又主动到曹州府“参考”玉贤的“政声”，建议庄官保撤销玉贤职务。他替县令申东造筹谋抑盗安民之策，还积极参与齐东村十三条人命案的甄别，并且“重摇铁串铃”深入了解实际案情。他对酷吏深怀不满，却能同情平民百姓，代他们伸冤。他救助妓女翠花、翠环，乃至纳翠环为妾。但他已经失去做官的热情，庄官保屡次请他出来当官，他屡次委婉谢绝，最后结伴携妾南下江南。他深怀了末世的忧愤，有放旷不守绳墨的文人情怀和游侠之风。作者在他身上种植了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然而因为要靠这一人物罗织故事，其内在的性格便时或缺乏真实性的贯通。

语言文字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也是《老残游记》的重要成就。这部小说问世之初，上海神州日报馆曾以“新小说”之名印行，所谓“新”，应该说是尤其体现在语言上的。在写景状物上，作者能做到细心观察，别开只眼，描写起来不仅具体细腻，且能于细微处分出层次。在抒情写意上，则能把自己的体验转化为意象，抒写间沾带感情，直抒胸臆处也能形象生动。“大明湖纪游”、“王小玉唱大鼓”、“黄河上打冰”、“桃花山赏乐”等处，都是难得的优美文字。胡适曾经说：“《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巧；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写。”鲁迅也认为其“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他们也都是从语言上看到了这部小说的优长的。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1857—1909)，字铁云，别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封建社会衰危的晚清之际，帝国主义的入

侵,统治者的腐败,把中国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其间,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革命党人的斗争,日渐深入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变革图强的要求,社会处在天崩地裂的前夜。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刘鹗,一方面保持了封建正统观念,一方面又关注着国计民生。他接受了“太谷学派”纳儒、道、释于一体而又积极用世,以养民为本“富而后教”的观念,又受到了洋务派洋务救国“扶衰振敝”思想的影响,“隐然有天下已任意”。青少年时代注重于算学、医药和治河等实际知识的学习。后开设过烟草店、书店,还曾挂牌行医。光绪十四年(1888)黄河郑州段决口,以所学治河知识前往投效,受到河督的重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鹗建议利用外资开发修筑从天津到镇江的津镇铁路,后又充任德国商福公司华方经理筹采山西矿产。提出“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路矿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的主张。以至时人有以“汉奸”之名称他。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津一带粮荒严重,官民饿死者尸横遍地,刘鹗从俄国人手里贱价购买他们所霸占的清政府国库粮食,大行赈济善举。后遭顽固派刚毅以通洋罪弹奏,流放新疆,病死。

刘鹗有志于国家,希望倾一己之力以补苍天。然而晚清社会如同他在《老残游记》第一回里所描绘的那只“沉船”,尽管有心“补残”,送它以向盘和纪限仪,但也是无补于事。所以他只能以书代哭,借着《老残游记》唱一曲忧愤的、无可奈何的封建末世的挽歌。

刘鹗“终究还是一个忠于清室的人”(阿英语)。在《老残游记》中,他通过人物的口诋毁义和团运动和革命党人。这是应该给予指出的。

刘鹗除《老残游记》二十回之外,尚有《老残游记》续集遗稿(九回)及《老残游记》外编卷一(残稿),这次一并印出。

张器友

2002年12月6日

自叙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咷。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马与牛，终岁勤苦，食不过刍秣，与鞭策相终始，可谓辛苦矣，然不知哭泣，灵性缺也。猿猴之为物，跳掷于深林，厌饱乎梨栗，至逸乐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动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灵性也。古诗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断人肠。”其感情为何如矣！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騃女，失果则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为有力类之哭泣也。而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对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名其茶曰“千红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

目 录

前 言	1
自 叙	1
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	1
第二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	7
第三回 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	13
第四回 官保爱才求贤若渴 太尊治盗疾恶如仇	19
第五回 烈妇有心殉节 乡人无意逢殃	25
第六回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 一席谈心辩生狐白	31
第七回 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楹闲访百城书	37
第八回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树峪雪中访贤	44
第九回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	50
第十回 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筌篹	56
第十一回 疫鼠传殃成害马 獬犬流灾化毒龙	62
第十二回 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	68
第十三回 娓娓青灯女儿酸语 滔滔黄水观察嘉谟	76
第十四回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	82
第十五回 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	88
第十六回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	94
第十七回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环	101
第十八回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	108
第十九回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	114
第二十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121

附录(一)	《老残游记》续集遗稿(九回)	129
自序		131
第一回	元机旅店传龙语 素壁丹青绘马鸣	133
第二回	宋公子蹂躏优昙花 德夫人怜惜灵芝草	139
第三回	阳偶阴奇参大道 男欢女悦证初禅	145
第四回	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年返本归家坐	151
第五回	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彻	157
第六回	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	164
第七回	银汉浮槎仰瞻月姊 森罗宝殿伏见阎王	171
第八回	血肉飞腥油锅炼骨 语言积恶石磨研魂	178
第九回	德业积成阴世富 善缘发动化身香	184
附录(二)	《老残游记》外编卷一(残稿)	190

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

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莱山。山上有个阁子，名叫蓬莱阁。这阁造得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十分壮丽。西面看，城中人户，烟雨万家；东面看，海上波涛，峥嵘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携尊挈酒，在阁中住宿，准备次日天未明时，看海中出日，习以为常。这且不表。

却说那年有个游客，名叫老残。此人原姓铁，单名一个英字，号补残。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这“残”字做号。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残，不知不觉，这“老残”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原是江南人氏。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所以学也未曾进得一个，教书没人要他，学生意又嫌岁数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亲原也是个三四品的官，因性情迂拙，不会要钱，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你想，可有余资给他儿子应用呢？

这老残既无祖业可守，又无行当可做，自然“饥寒”二字渐渐的相逼来了。正在无可如何，可巧天不绝人，来了一个摇串铃的道士，说是曾受异人传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学了几个口诀。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

这年刚刚走到山东古千乘地方，有个大户，姓黄，名叫瑞和，害了一个奇病：浑身溃烂，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经历多年，没有人能治得。这病每发都在夏天，一过秋分，就不要紧了。

那年春天，刚刚老残走到此地，黄大户家管事的，问他可有法子治这个病，他说：“法子尽有，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今年权且略施小技，试试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远不发，也没有什么难处，只须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发百中的。治别的病是神农、黄帝传下来的方法，只有治此病是大禹

传下来的方法。后来唐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缘，在下到也懂得些个。”于是黄大户家遂留老残住下替他治病。却说真也奇怪，这年虽然小有溃烂，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为此，黄大户家甚为喜欢。

看看秋分已过，病势今年是不要紧的了。大家因为黄大户不出窟窿，是十多年来没有的事，异常快活，就叫了个戏班子，唱了三天谢神的戏，又在西花厅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开筵，明朝设席，闹得十分畅快。

这日，老残吃过午饭，因多喝了两杯酒，觉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里一张睡榻上躺下，歇息歇息。才闭了眼睛，看外边就走进两个人来：一个叫文章伯，一个叫德慧生。这两人本是老残的至友，一齐说道：“这么长天大日的，老残，你蹲家里做甚？”老残连忙起身让坐，说：“我因为这两天困于酒食，觉得怪腻的慌。”二人道：“我们现在要往登州府去，访蓬莱阁的胜景，因此特来约你。车子已替你雇了，你赶紧收拾行李，就此动身罢。”老残行李本不甚多，不过古书数卷，仪器几件，收检也极容易，顷刻之间便上了车。无非风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莱阁下觅了两间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赏玩赏海市的虚情，蜃楼的幻相。

次日，老残向文、德二公说道：“人人都说日出好看，我们今夜何妨不睡，看一看日出，何如？”二人说道：“老兄有此清兴，弟等一定奉陪。”秋天虽是昼夜停匀时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气传光，还觉得夜是短的。三人开了两瓶酒，取出携来的肴馔，一面吃酒，一面谈心，不知不觉，那东方已渐渐发大光明了。其实离日出尚远，这就是蒙气传光的道理。三人又略谈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我们何妨先到阁子上头去等呢？”文章伯说：“耳边风声甚急，上头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这屋子里暖和，须多穿两件衣服上去。”

各人照样办了，又都带了千里镜，携了毯子，由后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阁子中间，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朝东观看，只见海中白浪如山，一望无际，东北青烟数点，最近的是长山岛，再远便是大竹、大黑等岛了。那阁子旁边，风声“呼呼”价响，仿佛阁子都要摇动似的。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飞到中间，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并将东边一片云挤的越过越紧，越紧越不能相让，情状甚为谲诡。过了些时，也就变成一片红光了。

慧生道：“残兄，看此光景，今儿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残道：“天风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着日出，此行亦不为辜负。”章伯正在用远镜凝视，说道：“你们看！东边有一丝黑影，随波出没，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于是大家皆拿出远镜，对着观看。看了一刻，说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极细一丝黑线，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吗？”大家看了一会，那轮船也就过去，看不见了。

慧生还拿远镜左右观视。正在凝神，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两人道：“在什么地方？”慧生道：“你望正东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长山岛吗，在长山岛的这边，渐渐来得近了。”两人用远镜一看，都道：“噯呀，噯呀！实在危险得极！幸而是向这边来，不过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

相隔不过一点钟之久，那船来得业已甚近。三人用远镜凝神细看，原来船身长有二十三四丈，原是只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算来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吃载很重，想那舱里一定装的各项货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计其数，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面上有北风吹着，身上有浪花溅着，又湿又寒，又饥又怕。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那八扇帆下，各有两人专管绳脚的事。船头及船帮上有许多的人，仿佛水手的打扮。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侵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什么事。用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亲切，不禁狂叫道：“这些该死的奴才！你看，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他们不知想法敷衍着早点泊岸，反在那里蹂躏好人，气死我了！”慧生道：“章哥，不用着急，此船目下相距不过七八里路，等它泊岸的时候，我们上去劝劝他们便是。”

正在说话之间，忽见那船上杀了几个人，抛下海去，拨过舵来，又向东

边去了。章伯气的两脚直跳，骂道：“好好的一船人，无穷性命，无缘无故断送在这几个驾驶的人手里，岂不冤枉！”沉思了一下，又说道：“好在我们山脚下有的是渔船，何不驾一只去，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换上几个？岂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慧生道：“这个办法虽然痛快，究竟未免卤莽，恐有未妥。请教残哥以为何如？”

老残笑向章伯道：“章哥此计甚妙，只是不知你带几营人去？”章伯愤道：“残哥怎么也这么糊涂！此时人家正在性命交关，不过一时救急，自然是我们三个人去。哪里有几营人来给你带去！”老残道：“既然如此，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头二百人，我们三个人要去杀他，恐怕只会送死，不会成事罢。高明以为何如？”章伯一想，理路却也不错，便道：“依你该怎么样？难道白白地看他们死吗？”老残道：“依我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得狼狈不堪了。怎么两个缘故呢？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这就叫做‘靠天吃饭’。哪知遇了这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只是不知东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错。为今之计，依章兄法子，驾只渔艇，追将上去，他的船重，我们的船轻，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后，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知船主，他们依了我们的话，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慧生道：“老残所说极是，我们就赶紧照样办去。不然，这一船人，实在可危的极！”

说着，三人就下了阁子，吩咐从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却俱是空身，带了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山脚下有个船坞，都是渔船停泊之处。选了一只轻快渔船，挂起帆来，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风，所以向东向西都是旁风，使帆很便当的。一霎时，离大船已经不远了，三人仍拿远镜不住细看。及至离大船十余丈时，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了。

谁知道除那管船的人搜刮众人外，又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演说。只听他说道：“你们各人均是出了船钱坐船的，况且这船也就是你们祖遗的公司产业，现在已被这几个驾驶人弄的破坏不堪，你们全家老幼性

命都在船上，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就不想个法儿挽回挽回吗？真真该死奴才！该死奴才！”

众人被他骂的顿口无言。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肺腑中欲说说不出的话，今日被先生唤醒，我们实在惭愧，感激的很！只是请教有什么法子呢？”那人便道：“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你们大家敛几个钱来，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拼着几个人流血，替你们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你们看好不好呢？”众人一齐拍掌称快。

章伯远远听见，对二人说道：“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的英雄豪杰！早知如此，我们可以不必来了。”慧生道：“姑且将我们的帆落几叶下来，不必追上那船，看他是如何的举动。倘真有点道理，我们便可回去了。”老残道：“慧哥所说甚是。依愚见看来，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辞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

当时三人便将帆叶落小，缓缓的尾大船之后。只见那船上人敛了许多钱，交给演说的人，看他如何动手。谁知那演说的人，敛了许多钱去，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脚，便高声叫道：“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凉血种类的畜生，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又叫道：“你们还不把这些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哪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依着他去打掌舵的，也有去骂船主的，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抛弃下海的抛下海了。那个演说的人，又在高处大叫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若是全船人一齐动手，还怕打不过他们么？”那船上人，就有老年晓事的人，也高声叫道：“诸位切不可乱动！倘若这样做去，胜负未分，船先覆了！万万没有这个办法！”

慧生听得此语，向章伯道：“原来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老残道：“幸而尚有几个老成持重的人，不然，这船覆的更快了。”说着，三人便将帆叶抽满，顷刻便与大船相近。篙工用篙子钩住大船，三人便跳将上去，走至舵楼底下，深深的唱了一个喏，便将自己的向盘及纪限仪等项取出呈上。舵工看见，倒也和气，便问：“此物怎样用法？有何益处？”

正在议论，哪知那下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所以才有这个

向盘。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以除后患。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再用了他的向盘，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谁知这一阵嘈嚷，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快杀！”

船主、舵工听了，俱犹疑不定。内中有一个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说道：“你们来意甚善，只是众怒难犯，赶快去罢！”三人垂泪，赶忙回了小船。哪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只小小渔船，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未知三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原评】

白乐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此书由蓬莱阁起，可知本是仙吏谪落人间。

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治法。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日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

“驾驶的人，并未曾错”二语，心平气和。以下两个病源，也说得至当不易。

“去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脚。”我想不是上海，便是日本。

“原先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为近日造时世的英雄写一小照；更唤醒许多痴汉，不必替人枉送头颅。

第二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

话说老残在渔船上被众人砸得沉下海去，自知万无生理，只好闭着眼睛，听他怎样。觉得身体如落叶一般，飘飘荡荡，顷刻工夫沉了底了。只听耳边有人叫道：“先生，起来罢！先生，起来罢！天已黑了，饭厅上饭已摆好多时了。”老残慌忙睁开眼睛，愣了一愣道：“呀！原来是一梦！”

自从那日起，又过了几天，老残向管事的道：“现在天气渐寒，贵居停的病也不会再发，明年如有委用之处，再来效劳。目下鄙人要往济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风景。”管事的再三挽留不住，只好当晚设酒饯行；封了一千两银子奉给老残，算是医生的酬劳。老残略道一声“谢谢”，也就收入箱笼，告辞动身上车去了。

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颇不寂寞。到了济南府，进得城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到了小布政司街，觅了一家客店，名叫高升店，将行李卸下，开发了车价酒钱，胡乱吃点晚饭，也就睡了。

次日清晨起来，吃点儿点心，便摇着串铃满街逛了一趟，虚应一应故事。午后便步行至鹊华桥边，雇了一只小船，荡起双桨，朝北不远，便到历下亭前。下船进去，入了大门，便是一个亭子，油漆已大半剥蚀。亭子上悬了一副对联，写的是“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上写着“杜工部句”，下写着“道州何绍基书”。亭子旁边虽有几间群房，也没有什么意思。复行上船，向西荡去，不甚远，又到了铁公祠畔。你道铁公是谁？就是明初与燕王为难的那个铁铉。后人敬他的忠义，所以至今春秋时节，土人尚不断的来此进香。

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正在叹赏不绝，忽听一声渔唱，低头看去，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的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